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

自古姻緣天定，不由人力謀求。 有緣千里也相投，對面無緣不偶。  
仙境桃花出水，宮中紅葉傳溝。  
三生簿上注風流，何用冰人開口。

這首《西江月》詞，大抵說人的婚姻，乃前生注定，非人力可以勉強。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，喚做「喬太守亂點鴛鴦譜」。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？何處地方？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，杭州府有一人姓劉，名秉義，是個醫家出身。媽媽談氏，生得一對兒女。兒子喚做劉璞，年當弱冠，一表非俗，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為妻。那劉璞自幼攻書，學業已就。到□六歲上，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，習學醫業。劉璞立志大就，不肯改業，不在話下。女兒小名慧娘，年方一□五歲，已受了鄰近開生藥鋪裴九老家之聘，那慧娘生得姿容艷麗，意態妖嬈，非常標緻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蛾眉帶秀，鳳眼含情，腰如弱柳迎風，面似嬌花拂水。體態輕盈，漢家飛燕同稱；性格風流，吳國西施並美。蕊宮仙子謫人間，月殿嫦娥臨下界。

不題慧娘貌美。日說劉公見兒子長大，同媽媽商議，要與他完親。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，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，要娶慧娘。劉公對媒人道：「多多上覆裴親家，小女年紀尚幼，一些妝奩未備。須再過幾時，待小兒完姻過了，方及小女之事。目下斷然不能從命！」媒人得了言語，回覆裴家。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，愛惜如珍寶一般，恨不能風吹得大，早些兒與他畢了姻事，生男育女。今日見劉公推托，好生不喜。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：「令愛今年一□五歲，也不算太小了。到我家來時，即如女兒一般看待，決不難為。就是妝奩厚薄，但憑親家，並不計論。萬望親家曲允則個。」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完親，然後嫁女。媒人往返了幾次，終是不允。裴九老無奈，只得忍耐。當時若是劉公允了，卻不省好些事體。只因執意不從，到後生出一段新聞，傳說至今。正是：

只因一著錯，滿盤俱是空。

卻說劉公回脫了裴家，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。原來孫寡婦母家姓胡，嫁的丈夫孫恆，原是舊家子弟。自□六歲做親，□七歲就生下一個女兒，喚名珠姨。才隔一歲，又生個兒子取名珠潤，小字玉郎。兩個兒女，方在襁褓中，孫恆就亡過了。虧孫寡婦有些節氣，同著養娘。守這兩個兒女、不肯改嫁，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。

光陰迅速，兩個兒女，漸漸長成。珠姨便許了劉家，玉郎從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為婦。那珠姨、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，就如良玉碾成，白粉團就一般。加添資性聰明，男善讀書，女工針指。還有一件，不但才貌雙美，且又孝悌兼全。閒話休題。

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，要擇吉日娶小娘子過門。孫寡婦母子相依，滿意欲要再停幾時，因想男婚女嫁，乃是大事，只得應承。對張六嫂道：「上覆親翁親母，我家是孤兒寡婦，沒甚大妝奩嫁送，不過隨常粗布衣裳，凡事不要見責。」張六嫂覆了劉公。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並吉期送到孫家。孫寡婦受了吉期，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，看看日子已近，母子不忍相離，終日啼啼哭哭。誰想劉璞因冒風之後，出汗虛了，變為寒症，人事不省，□分危篤。吃的藥就如潑在石上，一毫沒用。求神問卜俱說無救。嚇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，守在床邊，吞聲對泣。劉公與媽媽商量道：「孩兒病勢恁樣沉重，料必做親不得。不如且回了孫家，等待病痊，再擇日罷。」劉媽媽道：「老官兒，你許多年紀了，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？大凡病人勢凶，得喜事一沖就好了。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求。如今現成事體，怎麼反要回他！」劉公道：「我看孩兒病體，凶多吉少。若娶來家沖得好時，此是萬千之喜，不必講了，倘或不好，可不害了人家子女，有個晚嫁的名頭？」劉媽媽道：「老官，你但顧了別人，卻不顧自己。你我費了許多心機，定得一房媳婦。誰知孩兒命薄，臨做親卻又患病起來。今若回了孫家，孩兒無事，不消說起。萬一有些山高水低，有甚把臂，那原聘還一半，也算是他們忠厚了。卻不是人財兩失！」劉公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」劉媽媽道：「依著我，吩咐了張六嫂，不要提起孩兒有病，竟娶來家，就如養媳婦一般。若孩兒病好，另擇吉結親。倘然不起，媳婦轉嫁時，我家原聘並各項使費，少不得班足了，放他出門，卻不是個萬全之策！」劉公耳朵原是棉花做的，就依著老婆，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泄漏。

自古道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劉公便瞞著孫家，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，名榮，曾在人家管過解庫，人都叫做李都管。為人極是刁鑽，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，喜談樂道。因做主管時，得了些不義之財，手中有錢，所居與劉家基址相連，意欲強買劉公房子，劉公不肯，為此兩下面和意不和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，幸災樂禍。曉得劉璞有病危急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去報知孫家。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，恐防誤了女兒，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。張六嫂欲待不說，恐怕劉璞有變，孫寡婦後來埋怨，欲要說了，又怕劉家見怪。事在兩難，欲言又止。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，越發盤問得急了。張六嫂隱瞞不過，乃說：「偶然傷風，原不是□分大病。將息到做親時，料必也好了。」孫寡婦道：「聞得他病勢□分沉重，你怎說得這般輕易？這事不是當要的。我受了千辛萬苦。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，如珍寶一般！你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，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，那時不要見怪。」又道：「你去對劉家說，若果然病重，何不待好了，另擇日子。總是兒女年紀尚小，何必恁般忙迫。問明白了，快來回報一聲。」張六嫂領了言語，方欲出門，孫寡婦又叫轉道：「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，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遭，便知端的！」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，心中著忙道：「不消得，好歹不誤大娘之事。」孫寡婦哪裡肯聽，教了養娘些言語，跟張六嫂同去。

張六嫂推脫不得，只得回到劉家。恰好劉公走出門來，張六嫂欺養娘不認得，便道：「小娘子少待，等我問句話來。」急走上前，拉劉公到一邊，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。又道：「他因放心不下，特教養娘回來討個實信，卻怎的回答？」劉公聽見養娘來看，手足無措，埋怨道：「你怎不阻擋住了？卻與他回來！」張六嫂道：「再三攔阻，如何肯聽，教我也沒奈何。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，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，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。」說還未畢，養娘已走過來。張六嫂就道：「此位便是劉老爹。」養娘深深道個萬福。劉公還了禮道：「小娘子請裡面坐。」一齊進了大門，到客堂內。劉公道：「六嫂，你陪小娘子坐著，待我教老荊出來。」張六嫂道：「老爹自便。」劉公急急走到裡面，一五一□，學於媽媽。又說：「如今養娘在外，怎地回他？倘要進來探看孩兒，卻又如何掩飾？不如改了日子罷！」媽媽道：「你真是個死貨！他受了我家的聘，便是我家的人了。怕他怎的！不要著忙，自有道理。」便教女兒慧娘：「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，留孫家婦女吃點心。」慧娘答應自去。

劉媽媽即走向外邊：與養娘相見畢，問道：「小娘子下顧，不知親母有甚話說？」養娘道：「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，放心不下，特教男女來問候。二來上覆老爹大娘；若大官人病體初痊，恐未可做親，不如再停幾時，等大官人身子健旺，另揀日罷。」劉媽媽道：「多承親母過念，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，也是偶然傷風，原非大病。若要另擇日於，這斷不能勾的。我們小人家的買賣，千難萬難，方才支持得停當。如錯過了，卻不又費一番手腳。況且有病的人，正要得喜事來沖，他病也易好。常見人家要省事時，還借這病來見喜，何況我家吉期定已多日，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吃喜筵，如今忽地換了日子，他們不道你家不肯，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。傳說開去，卻不被人笑恥，壞了我家名頭。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，不必擔憂，我家干紀大哩！」養娘道：「大娘話雖說得是。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？待男女候問一聲，好家去回報大娘，也教他放心！」劉媽媽道：「適來服了發汗的藥，正熟睡在那裡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。事體總在剛才所言了，更無別說。」張六嫂道：「我原說偶然傷風，不是大病。你們大娘，不肯相信，又要你來。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。」養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告辭罷。」便要起身。劉媽媽道：「那有此理！說話忙了，茶也還沒有吃，如何便去？」即邀到裡邊。又道：「我房裡腌臢醜，倒在新房裡坐罷。」引入房中，養娘舉目看時，擺設得□分齊整。劉媽媽又道：「你看我家諸事齊備，如何肯又改日子？就是做了親，大官人倒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，等身子痊癒了，然後同房哩！」

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，信以為實。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，又教慧娘也來相陪。養娘心中想道：「我家珠姨是極標緻的了，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！」吃了茶，作別出門。臨行，劉媽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：「是必來覆我一聲！」

養娘同著張六嫂回到家，將上項事說與主母。孫寡婦聽了，心中到沒了主意，想道：「欲待允了，恐怕女婿真個病重，變出些不好來，害了女兒。將欲不允，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，誤了吉期。」疑惑不定，乃對張六嫂道：「六嫂，待我酌量定了，明早來取信罷。」張六嫂道：「正是，大娘從容計較計較，老身明早來也。」說罷自去。

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：「這事怎生計結？」玉郎道：「想起來還是病重，故不要養娘相見。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，他家也沒奈何，只得罷休。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，見得我家沒有情義。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，覺道沒趣。若依了他們時，又恐果然有變，那時進退兩難，懊悔卻便遲了。依著孩兒，有個兩全之策在此，不知母親可聽？」孫寡婦道：「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？」玉郎道：「明早教張六嫂去說，日子便依著他家，妝奩一毫不帶。見喜過了，到第三朝就要接回，等待病好，連妝奩送去。是恁樣，縱有變故，也不受他們籠絡，這卻不是兩全其美。」孫寡婦道：「你真是個孩子家見識！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，過了三朝，不肯放回，卻怎麼處？」玉郎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：「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，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，把你假扮了送去。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，預防到三朝，容你回來，不消說起。倘若不容，且住在那裡，看個下落。倘有二長兩短，你取出道袍穿了，竟自走回，那個扯得你住！」玉郎道：「別事便可，這件卻使不得！後來被人曉得，教孩兒怎生做人？」孫寡婦見兒子推卻，心中大怒道：「縱別人曉得，不過是耍笑之事，有甚大害！」玉郎平昔孝順，見母親發怒，連忙道：「待孩兒去便了。只不會梳頭，卻怎麼好？」孫寡婦道：「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！」計較已定，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，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：「若依得，便娶過去。依不得，便另擇日罷！」張六嫂覆了劉家，一一如命。你道他為何就肯了？只因劉璞病勢愈重，恐防不妥，單要哄媳婦到了家裡，便是買賣了。故此將錯就錯，更不爭長競短。那知孫寡婦已先參透機關，將個假貨送來，劉媽媽反做了：

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話休煩絮。到了吉期，孫寡婦把玉郎妝扮起來，果然與女兒無二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。又教習些女人禮數。諸色好了，只有兩件難以遮掩，恐怕露出事來。那兩件？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。那女子的尖尖趨趨，鳳頭一對，露在湘裙之下，蓮步輕移，如花枝招展一般。玉郎是個男子漢，一隻腳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。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，教他緩行細步，終是有些蹣跚。這也還在下邊，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，還隱藏得過。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。此乃女子平常時所戴，愛輕巧的，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，那極貧小戶人家，沒有金的銀的，就是銅錫的，也要買對兒戴著。今日玉郎扮做新人，滿頭珠翠，若耳上沒有環兒，可成模樣麼？他左耳還有個環眼，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。那右耳卻沒眼兒，怎生戴得？孫寡婦左思右想，想出一個計策來。你道是甚計策？他教養娘討個小小膏藥，貼在右耳。若問時，只說環眼生著瘡，戴不得環子，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。打點停當，將珠姨藏過一間房裡，專候迎親人來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迎親轎子已到門首。張六嫂先入來，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，好不歡喜。眼前不見玉郎，問道：「小官人怎地不見？」孫寡婦道：「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，睡在那裡，起來不得！」那婆子不知就裡，不來再問。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，儂相念起詩賦，請新人上轎。玉郎兜上方巾，向母親作別。孫寡婦一路假哭，送出門來。上了轎子，教養娘跟著，隨身只有一隻皮箱，更無一毫妝奩。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：「與你說過，三朝就要送回的，不要失信！」張六嫂連聲答應道：「這個自然！」

不題孫寡婦。且說迎親的，一路笙簫聒耳，燈燭輝煌，到了劉家門首。儂相進來說道：「新人將已出轎，沒新郎迎接，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？」劉公道：「這卻怎好？不要拜罷！」劉媽媽道：「我有道理，教女兒陪拜便了。」即令慧娘出來相迎。儂相念了闌門詩賦，請新人出了轎子，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著。慧娘相迎，進了中堂，先拜了天地，次及公姑親戚。雙雙卻是兩個女人同拜，隨從人沒一個不掩口而笑。都相見過了，然後姑嫂對拜。劉媽媽道：「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。」樂人吹打，引新人進房，來至臥床邊，劉媽媽揭起帳子，叫道：「我的兒，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，你須掙扎精神則個。」連叫三四次，並不則聲。劉公將燈照時，只見頭兒歪在半邊，昏迷去了。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，被鼓樂一震，故此昏迷。當下老夫妻手忙腳亂，掐住人中，即教取過熱湯，灌了幾口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方才蘇醒。劉媽媽教劉公看著兒子，自己引新人到新房中去。揭起方巾，打一看時，美麗如畫。親戚無不喝采。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。他想：「媳婦恁般美貌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。若得雙雙奉侍老夫的暮年，也不枉一生辛苦。誰想他沒福，臨做親卻染此大病，□分中倒有九分不妙。倘有一差兩誤，媳婦少不得歸於別人，豈不目前空喜！」

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。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，許多親戚中，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緻。想道：「好個女子，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。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，一定要求他為婦。」這裡玉郎方在讚美，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：「一向張六嫂說他標緻，我還未信，不想話不虛傳。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，今夜教他孤眠獨宿。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，便稱我的生平了，只怕不能夠哩！」

不題二人彼此欣羨。劉媽媽請眾親戚赴過花燭筵席，各自分頭歇息。儂相樂人，俱已打發去了。張六嫂沒有睡處，也自歸家。玉郎在房，養娘與他卸了首飾，秉燭而坐，不敢便寢。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：「媳婦初到，如何教他獨宿？可教女兒去陪伴。」劉公道：「只怕不穩便，由他自睡罷。」劉媽媽不聽，對慧娘道：「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，省得他怕冷靜。」慧娘正愛著嫂嫂，見說教他相伴，恰中其意。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：「娘子，只因你官人有些小差，不能同房，特令小女來陪你同睡。」玉郎恐露出馬腳，回道：「奴家自來最怕生人，倒不消罷。」劉媽媽道：「呀！你們姑嫂年紀相仿，即如姊妹一般，正好相處，怕怎的！你著嫌不穩時，各自蓋著條被兒，便不妨了。」對慧娘道：「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。」慧娘答應而去。

玉郎此時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心中正愛著姑娘標緻，不想天與其便，劉媽媽今來陪臥，這事便有幾分了。驚的是恐他不允，一時叫喊起來，反壞了自己之事。又想道：「此番挫過，後會難逢。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，情竇料也開了。須用計緩緩撩撥熟了，不怕不上我鉤！」心下正想，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，放在床上，劉媽媽起身，同丫鬟自去。慧娘將房門閉上，走到玉郎身邊，笑容可掬，乃道：「嫂嫂，適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吃，莫不餓了？」玉郎道：「倒還未餓。」慧娘又道：「嫂嫂，今後要甚東西，可對奴家說知，自去拿來，不要害羞不說。」玉郎見他意兒殷勤，心下暗喜，答道：「多謝姑娘美情。」慧娘見燈火結著一個大大花兒，笑道：「嫂嫂，好個燈花兒，正對著嫂嫂，可知喜也！」玉郎也笑道：「姑娘休得取笑，還是姑娘的喜信。」慧娘道：「嫂嫂話兒倒會耍人。」兩個閒話一回。

慧娘道：「嫂嫂，夜深了，請睡罷。」玉郎道：「姑娘先請。」慧娘道：「嫂嫂是客，奴家是主，怎敢僭先！」玉郎道：「這個房中還是姑娘是客。」慧娘笑道：「恁樣先佔了。」便解衣先睡。養娘見兩下取笑，覺道玉郎不懷好意，低低說道：「官人，你須要斟酌，此事不是當耍的！倘大娘知了，連我也不好。」玉郎道：「不消囑付，我自曉得！你自去睡。」養娘便去旁邊打個鋪兒睡下。

玉郎起身攜著燈兒，走到床邊，揭起帳子照看，只見慧娘卷著被兒，睡在裡床，見玉郎將燈來照。笑嘻嘻的道：「嫂嫂，睡罷了，照怎的？」玉郎也笑道：「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，方好來睡。」把燈放在床前一隻小桌兒上，解衣入帳，對慧娘道：「姑娘，我與你一頭睡了，好講話耍子。」慧娘道：「如此最好！」玉郎鑽下被裡，卸了上衣衣服，下體小衣卻穿著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今年青春了？」慧娘道：「一□五歲。」又問：「姑娘許的是那一家？」慧娘怕羞，不肯回言。玉郎把頭捱到他枕上，附耳道：「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，何必害羞。」慧娘方才答道：「是開生藥鋪的裴家。」又問道：「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？」慧娘低低道：「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，爹道奴家年紀尚小，回他們再緩幾時哩。」玉郎笑道：「回了他家，你心下可不氣惱麼？」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，道：「你不是個好人！哄了我的話，便來耍人。我若氣惱時，你今夜心裡還不知怎地惱著哩！」玉郎依舊又捱到枕上

道：「你且說我有甚惱？」慧娘道：「今夜做親沒有個對兒，怎地不惱？」玉郎道：「如今有姑娘在此，便是個對兒了，又有甚惱！」慧娘笑道：「恁樣說，你是我的娘子了。」玉郎道：「我年紀長似你，丈夫還是我。」慧娘道：「我今夜替哥哥拜堂，就是哥哥一般，還該是我。」玉郎道：「大家不要爭，只做個女夫妻罷！」兩個說風話耍子，愈加親熱。

玉郎料想沒事，乃道：「既做了夫妻，如何不合被兒睡？」口中便說，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，提過身來，伸手便去摸他身上，膩滑如酥，下體卻也穿著小衣。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，忘其所以，任玉郎摩弄，全然不拒。玉郎摸至胸前，一對小乳，豐隆突起，溫軟如綿；乳頭卻像雞頭肉一般，甚是可愛。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：「嫂嫂好個軟滑身子。」摸他乳時，剛剛只有兩個小小乳頭。心中想道：「嫂嫂長似我，怎麼乳兒到小？」

玉郎摩弄了一回，便雙手摟抱過來，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。慧娘只認作姑嫂戲耍，也將雙手抱住，含了一回；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裡，被玉郎含住，著實啞吮。啞得慧娘遍體酥麻。便道：「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，竟是真夫妻一般了。」玉郎見他情動，便道：「有心頑了，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，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。」慧娘道：「羞人答答，脫了不好。」玉郎道：「縱是取笑有甚麼羞。」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，伸手去摸他不便處。慧娘雙手即來遮掩道：「嫂嫂休得囉唆。」玉郎捧過面來，親個嘴道：「何妨得，你也摸我的便了。」慧娘真個也去解了他的褲來摸時，只見一條玉莖鐵硬的挺著。吃了一驚，縮手不迭。乃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卻假裝著嫂嫂來此？」玉郎道：「我便是你的丈夫了，又問怎的？」一頭即便騰身上去，將手啟他雙股。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：「你若不說真話，我便叫喊起來，教你了不得。」玉郎道了急，連忙道：「娘子不消性急，待我說便了。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。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，未知怎地。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，又恐誤了你家吉期。故把我假妝嫁來，等你哥哥病好，然後送姐姐過門。不想天付良緣，倒與娘子成了夫婦，此情只許我曉得，不可泄漏！」說罷，又翻上身來。慧娘初時只道是真女人，尚然心愛，如今卻是個男子，豈不歡喜？況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，又驚又喜，半推半就道：「原來你們恁樣欺心！」玉郎那有心情回答，雙手緊緊抱住，即便恣意風流：

一個是青年男子，初嘗滋味；一個是黃花女兒，乍得甜頭。一個說今宵花燭，到成就了你我姻緣；一個說此夜衾稠，便試發了夫妻恩愛。一個說，前生有分，不須月老冰人，一個道，異日休忘，說盡山盟海誓。各燥自家脾胃，管甚麼姐姐哥哥；且圖眼下歡娛，全不想有夫有婦。雙雙蝴蝶花間舞，兩兩鴛鴦水上游。

雲雨已畢，緊緊偎抱而睡。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，臥在旁邊鋪上，眼也不合。聽著他們初時說話笑耍，次後只聽得床棧搖晃，氣喘吁吁，已知二人成了那事，暗暗叫苦。到次早起來，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。養娘替玉郎梳妝，低低說道：「官人，你昨夜恁般說了，卻又口不應心，做下那事！倘被他們曉得，卻怎處？」玉郎道：「又不是我去尋他，他自送上門來，教我怎生推卻！」養娘道：「你須拿住主意便好。」玉郎道：「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，同床而臥，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，叫我如何忍耐得過！你若不泄漏時，更有何人曉得？」

妝扮已畢，來劉媽媽房裡相見，劉媽媽道：「兒，環子也忘戴了？」養娘道：「不是忘了，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疔瘡，戴不得，還貼著膏藥哩。」劉媽媽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玉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，親戚女眷都來相見，張六嫂也到。慧娘梳裹罷，也到房中，彼此相視而笑。是日劉公請內外親戚吃慶喜筵席，大吹大擂，直飲到晚，各自辭別回家。慧娘依舊來伴玉郎，這一夜顛鸞倒鳳，海誓山盟，比昨倍加恩愛。看看過了三朝，二人行坐不離。倒是養娘捏著兩把汗，催玉郎道：「如今已過三朝，可對劉大娘說，回去罷！」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，那想回去，假意道：「我怎好啟齒說要回去，須是母親叫張六嫂來說便好。」養娘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即便回家。

卻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妝嫁去，心中卻懷著鬼胎。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，眼巴巴望到第四日，養娘回家，連忙來問。養娘將女婿病兇，姑娘陪拜，夜間同睡相好之事，細細說知。孫寡婦跌足叫苦道：「這事必然做出來也！你快去尋張六嫂來。」養娘去不多時，同張六嫂來家。孫寡婦道：「六嫂前日講定的，三朝便送回來，今已過了，勞你去說，快些送我女兒回來！」張六嫂得了言語，同養娘來至劉家。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閒話，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。玉郎慧娘不忍割捨，倒暗暗道：「但願不允便好。」誰想劉媽媽真個說道：「六嫂，你媒也做老了，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？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？前日他不肯嫁來，這也沒奈何。今既到我家，便是我家的人了，還像得他意！我千難萬難，娶得個媳婦，到三朝便要回去，說也不當人子。既如此不捨得，何不當初莫許人家。他也有兒子，少不得也要娶媳婦，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？聞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，虧他怎樣說了出來？」一番言語，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。不敢回覆孫家。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裡，衝破二人之事，倒緊緊守著房門，也不敢回家。

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，驚出那身冷汗來，漸漸痊可。曉得妻子已娶來家，人物口分標緻，心中歡喜，這病愈覺好得快了。過了數日，掙扎起來，半眠半坐，日漸健旺。即能梳裹，要到房中來看渾家。劉媽媽恐他初愈，不耐行動，叫丫鬟扶著，自己也隨在後，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。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，丫鬟道：「讓大官人進去。」養娘立起身來，高聲叫道：「大官人進來了！」玉郎正摟著慧娘調笑，聽得有人進來，連忙走開。劉璞掀開門簾跨進房來。慧娘道：「哥哥，且喜梳洗了。只怕還不宜勞動。」劉璞道：「不打緊！我也暫時走走，就去睡的。」便向玉郎作揖。玉郎背轉身，道了個萬福。劉媽媽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且慢作揖麼？」又見玉郎背立，便道：「娘子，這便是你官人。如今病好了，特來見你，怎麼到背轉身？」走向前，扯近兒子身邊，道：「我的兒，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。」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，甚是快樂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那病平去了幾分。劉媽媽道：「兒去睡了罷，不要難為身子。」原叫丫鬟扶著，慧娘也同進去。玉郎見劉璞雖然是個病容，卻也人材齊整，暗想道：「姐姐得配此人，也不辱沒了。」又想道：「如今姐夫病好，倘然也要同臥，這事便要決撒，快些回去罷。」

到晚上對慧娘道：「你哥哥病已好了，我須住身不得。你可攬攬母親送我回家，換姐姐過來，這事便隱過了。若再住時，事必敗露！」慧娘道：「你要歸家，也是易事。我的終身，卻怎麼處？」玉郎道：「此事我已千思萬想，但你已許人，我已聘婦，沒甚計策挽回，如之奈何？」慧娘道：「君若無計娶我，誓以魂魄相隨。決然無顏更事他人！」說罷，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：「你且勿煩惱，容我再想。」自此兩相留戀，把回家之事到擱起一邊。

一日午飯已過，養娘向後邊去了。二人將房門閉上，商議那事，長算短算，沒個計策，心下苦楚，彼此相抱暗泣。

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。剛到晚，便閉上房門去睡，直至日上二竿，方才起身，劉媽媽好生不樂，初時認做姑嫂相愛，不在其意。以後日日如此，心中老大疑惑。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，幾遍要說，因想媳婦初來，尚未與兒子同床，還是個嬌客，只得耐住。那日也是合當有事。偶在新房前走過，忽聽得裡邊有哭泣之聲。向壁縫中張時，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摟抱，低低而哭。劉媽媽見如此做作，料道這事有些蹊蹺。欲待發作，又想兒子才好，若知得，必然氣惱，權且耐住。便掀門簾進來，門卻閉著。叫道：「快些開門！」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，拭乾眼淚，忙來開門。劉媽媽走將進去，便道：「為甚青天白日，把門閉上，在內摟抱啼哭？」二人被問，驚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劉媽媽見二人無言，一發是了，氣得手足麻木。一手扯著慧娘道：「做得好事！且進來和你說話。」扯到後邊一間空屋中來。丫鬟看見，不知為甚，閃在一邊。

劉媽媽扯進了屋裡，將門門上，丫鬟伏在門上張時，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，罵道：「賤人！快快實說，便饒你打罵。若一句含糊，打下你這下半截來！」慧娘初時抵賴。媽媽道：「賤人！我且問你，他來得幾時，有甚恩愛割捨不得，閉著房門，摟抱啼哭？」慧娘對答不來。媽媽拿起棒子要打，心中卻又不捨得。慧娘料是隱瞞不過，想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索性說個明白，求爹媽辭了裴家，配與玉郎。若不允時，拚個自盡便了！」乃道：「前日孫家曉得哥哥有病，恐誤女兒，要看下落，教爹媽另自擇日。因爹媽執意不從，故把兒子玉郎假妝嫁來。不想母親叫孩兒陪伴，遂成了夫婦。恩深義重，誓必圖百年偕老。今見哥哥病好，玉郎恐怕事露，要回去換姐姐過來。孩兒思想，一女無嫁二夫之理，叫玉郎尋門路娶我為妻。因無良策，又不忍分離，故此啼哭。不想被母親

看見。只此便是實話。」劉媽媽聽罷，怒氣填胸，把棒撇在一邊，雙足亂跳，罵道：「原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，將男作女哄我！怪道三朝便要接回。如今害了我女兒，須與他干休不得！拚這老性命，結果這小殺才罷！」開了門，便趕出來。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，心中著忙，不顧羞恥，上前扯住。被媽媽將手一推，跌在地上，爬起時，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。慧娘隨後也趕將來，丫鬟亦跟在後面。

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，情知事露，正在房中著急。只見養娘進來道：「官人，不好了！弄出事來也！適在後邊來，聽得空屋中亂鬧。張看時，見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，逼問這事哩！」玉郎聽說打著慧娘，心如刀割，眼中落下淚來，沒了主意。養娘道：「今若不走，少頃便禍到了！」玉郎即忙除下簪釵，挽起一個角兒，皮箱內開出道袍鞋襪穿起，走出房來，將門帶上。離了劉家，帶跌奔回家裡。正是：

拆破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孫寡婦見兒子回來，恁般慌急，又驚又喜，便道：「如何這般模樣？」養娘將上項事說知。孫寡婦埋怨道：「我教你去，不過權宜之計，如何卻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！你若三朝便回，隱惡揚善，也不見得事敗。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，自從那日去了，竟不來覆我。養娘，你也不回家走遭，教我日夜擔愁！今日弄出事來，害這姑娘，卻怎麼處？要你不上子何用！」玉郎被母親嗔責，驚愧無地。養娘道：「小官人也自要回的，怎奈劉大娘不肯。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，日日守著房門，不敢回家。今日暫走到後邊，便被劉大娘撞破。幸喜得急奔回來，還不曾吃虧。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日，他家沒甚話說，便是萬千之喜了。」孫寡婦真個教玉郎閃過，等候他家消息。

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口，見門閉著，只道玉郎還在裡面，在外罵道：「天殺的賊賤才！你把老娘當做甚麼樣人，敢來弄空頭，壞我的女兒！今日與你性命相博，方見老娘手段。快些走出來！若不開時，我就打進來了！」正罵時，慧娘已到，便去扯母親進去。劉媽媽罵道：「賤人，虧你羞也不羞，還來勸我！」盡力一摔，不想用力猛了，將門靠開，母子兩個都跌進去，攪成一團。劉媽媽罵道：「好天殺的賊賤才，到放老娘這一交！」即忙爬起尋時，哪裡見個影兒。那婆子尋不見玉郎，乃道：「天殺的好見識！走得好！你便走上天去，少不得也要拿下來！」對著慧娘道：「如今做下這等醜事，倘被裴家曉得，卻怎地做人？」慧娘哭道：「是孩兒一時不是，做差這事。但求母親憐念孩兒，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，嫁著玉郎，猶可挽回前失。倘若不允，有死而已！」說罷，哭倒在地。劉媽媽道：「你說得好自在話兒！他家下財納聘，定著媳婦，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，誰個肯麼？倘然問因甚事故要休這親，教你爹怎生對答！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個漢子不成？」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，將袖掩著痛哭。劉媽媽終是禽憤之愛，見女兒恁般啼哭，卻又恐哭傷了身子，便道：「我的兒，這也不干你事，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，將那殺才喬妝嫁來。我一時不知，教你陪伴，落了他圈套。如今總是無人知得，把來攔過一邊，全你的體面，這才是個長策。若說要休了裴家，嫁那殺才，這是斷然不能！」慧娘見母親不允，愈加啼哭，劉媽媽又憐又惱，到沒了主意。

正鬧間，劉公正在人家看病回來，打房門口經過，聽得房中啼哭，乃是女兒聲音，又聽得媽媽話響，正不知為著甚的，心中疑惑。忍耐不住，揭開門簾，問道：「你們為甚恁般模樣？」劉媽媽將前項事，一一細說，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想了一想，倒把媽媽埋怨道：「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女兒！起初兒子病重時，我原要另擇日子。你便說長道短，生出許多話來，執意要那一日。次後孫家教養娘來說，我也罷了，又是你弄嘴弄舌，哄著他家。及至娶來家中，我說待他自睡罷，你又偏生推女兒伴他。如今伴得好麼！」劉媽媽因玉郎走了，又不捨得女兒難為，一肚子氣，正沒發脫，見老公倒前倒後，數說埋怨，急得暴躁如雷，罵道：「老忘八！依你說起來，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！」一頭撞個滿懷。劉公也在氣惱之時，揪過來便打。慧娘便來解勸。三人攪成一團，滾做一塊，分拆不開。

丫鬟著了忙，奔到房中報與劉璞道：「大官人，不好了！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！」劉璞在塌上爬起來，走至新房，向前分解。老夫妻見兒子來勸，因惜他病體初愈，恐勞碌了他，方才罷手。猶兀自老忘八老乞婆相罵。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，乃問：「妹子為其在這房中廝鬧，娘子怎又不見？」慧娘被問，心下惶愧，掩面而哭，不敢則聲。劉璞焦躁道：「且說為著甚的？」劉婆方把那事細說，將劉璞氣得面如土色。停了半晌，方道：「家醜不可外揚，倘若傳到外邊，被人恥笑。事已至此，且再作區處！」劉媽媽方才住口，走出房來。慧娘掙住不行，劉媽媽一手扯著便走，取巨鎖將門鎖上。來至房裡，慧娘自覺無顏，坐在一個壁角邊哭泣。正是：

饒君掬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，伏在壁上打聽。雖然曉得些風聲，卻不知其中細底。次早，劉家丫鬟走出門前，李都管招到家中問他。那丫鬟初時不肯說，李都管取出四五錢來與他道：「你若說了，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吃。」丫鬟見了銅錢，心中動火，接過來藏在身邊，便從頭至尾，盡與李都管說知。李都管暗喜道：「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，攪撥來鬧吵一場，他定無顏在此居住，這房子可不歸於我了？」忙忙的走至裴家，一五一報知，又添些言語，激惱裴九老。

那九老夫妻，因前日娶親不允，心中正惱著劉家。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，如何不氣！一逕趕到劉家，喚出劉公來發話道：「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，千推萬阻，道：『女兒年紀尚小。』不肯應承。護在家中，私養漢子。若早依了我，也不見得做出事來。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，決不要這樣敗壞門風的好東西。快還了我昔年聘禮，另自去對親，不要誤我孩兒的大事。」將劉公嚷得面上一回紅，一回白。想道：「我家昨夜之事，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？這也怪異！」又不好承認，只得賴道：「親家，這是哪裡說起，造恁般言語污辱我家？倘被外人聽得，只道真有這事，你我體面何在！」裴九老便罵道：「打脊賤才！真個是老忘八。女兒現做著恁般醜事，那個不曉得的！虧你還長著鳥嘴，在我面前遮掩。」趕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撻道：「老忘八！羞也不羞！待我送個鬼臉兒與你戴了見人。」劉公被他羞辱不過，罵道：「老殺才，今日為甚趕上門來欺我？」便一頭撞去，把裴九老撞倒在地。兩下相打起來。裡邊劉媽媽與劉璞聽得外面喧嚷，出來看時，卻是裴九老與劉公廝打，急向前拆開。裴九老指著罵道：「老忘八打得好！我與你到府裡去說話。」一路罵出門去了。

劉璞便問父親：「裴九因甚清早來廝鬧？」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。劉璞道：「他如何便曉得了？此甚可怪。」又道：「如今事已彰揚，卻怎麼處？」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恥辱，心中轉惱，頓足道：「都是孫家老乞婆，害我家壞了門風，受這樣惡氣！若不告他，怎出得這氣？」劉璞勸解不住。劉公央人寫了狀詞，望著府前奔來。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。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，又正直，又聰明，憐才愛民，斷獄如神，府中都稱為喬青天。

卻說劉公剛到府前，劈面又遇著裴九老。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，認做告他，便罵道：「老忘八，縱女做了醜事，倒要告我，我同你去見太爺。」上前一把扭住，兩下又打將起來。兩張狀詞，都打失了。二人結成一團，直至堂上。喬太守看見，喝教各跪一邊。問道：「你二人叫甚名字？為何結扭相打？」二人一齊亂嚷。喬太守道：「不許攙越！那老兒先上來說。」裴九老跪上去訴道：「小人叫做裴九，有個兒子裴政，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為妻，今年都已五歲了。小人因是老年愛子，要早與他完姻。幾次央媒去說，要娶媳婦，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，勒掙不許。誰想他縱女賣奸，戀著孫潤，暗招在家，要圖賴親事。今早到他家裡說，反把小人毆辱。情極了，來爺爺臺下投生，他又起來扭打。求爺爺作主，救小人則個！」

喬太守聽了，道：「且下去！」喚劉秉義上去問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劉公道：「小人有一子一女。兒子劉璞，聘孫寡婦女兒珠姨為婦，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。向日裴九要娶時，一來女兒尚幼，未曾整備妝奩，二來正與兒子完姻，故此不允。不想兒子臨婚時，忽地患起病來，不敢教與媳婦同房，令女兒陪伴嫂子。那知孫寡婦欺心，藏過女兒，卻將兒子孫潤假妝過來，到強奸了小人女兒。正要告官，這裴九知得了，登門打罵。小人氣忿不過，與他爭嚷，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。」

喬太守見說男扮為女，甚以為奇，乃道：「男扮女妝，自然不同。難道你認他不出？」劉公道：「婚嫁乃是常事，那曾有男子

假扮之理，卻去辨他真假？況孫潤面貌，美如女子。小人夫妻見了，已是萬分歡喜，有甚疑惑？」喬太守道：「孫家既以女許你為媳，因甚卻又把你兒子假扮？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又道：「孫潤還在你家麼？」劉公道：「已逃回去了。」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，又差人去喚劉璞、慧娘兄妹俱來聽審。不多時，都已拿到。

喬太守舉目看時，玉郎姊弟，果然一般美貌，面龐無二。劉璞卻也人物俊秀，慧娘艷麗非常。暗暗欣羨道：「好兩對青年兒女！」心中便有成全之意。乃問孫寡婦：「因甚將男作女，哄騙劉家，害他女兒？」孫寡婦乃將女婿病重，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，恐怕誤了女兒終身，故把兒子妝去沖喜，三朝便回。是一時權宜之策。不想劉秉義卻教女兒陪臥，做出這事。喬太守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問劉公道：「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，自然該另換吉期。你執意不肯，卻主何意？假若此時依了孫家，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？這都是你自起釁端，連累女兒。」劉公道：「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，如今悔之無及！」喬太守道：「胡說！你是一家之主，卻聽婦人言語。」

又喚玉郎、慧娘上去說：「孫潤，你以男假女，已是不該。卻又奸騙處女，當得何罪？」玉郎叩頭道：「小人雖然有罪，但非設意謀求，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。」喬太守道：「他因不知你是男子，故令他來陪伴，乃是美意，你怎不推卻？」玉郎道：「小人也曾苦辭，怎奈堅執不從。」喬太守道：「論起法來，本該打一頓板子才是！姑念你年紀幼小，又係兩家父母釀成，權且饒恕。」玉郎叩頭泣謝。喬太守又問慧娘：「你事已做錯，不必說起。如今還是要歸裴氏？要歸孫潤？實說上來。」慧娘哭道：「賤妾無媒苟合，節行已虧，豈可更事他人。況與孫潤恩義已深，誓不再嫁。若爺爺必欲判離，賤妾即當自盡。決無顏苟活，貽笑他人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喬太守見他情詞真懇，甚是憐惜，且喝過一邊。

喚裴九老吩咐道：「慧娘本該斷歸你家，但已失身孫潤，節行已虧。你若娶回去，反傷門風，被人恥笑。他又蒙二夫之名，各不相安。今判與孫潤為妻，全其體面。今孫潤還你昔年聘禮，你兒子另自聘婦罷！」裴九老道：「媳婦已為醜事，小人自然不要。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，今原歸於他，反周全了奸夫、淫婦，小人怎得甘心！情願一毫原聘不要，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，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一半。」喬太守道：「你既已不願娶他，何苦又作此冤家！」劉公亦稟道：「爺爺，孫潤已有妻子，小人女兒豈可與他為妾？」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，故此斡旋。見劉公說已有妻，乃道：「這卻怎麼處？」對孫潤道：「你既有妻子，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！如今置此女於何地？」玉郎不敢答應。

喬太守又道：「你妻子是何等人家？曾過門麼？」孫潤道：「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，尚未過門。」喬太守道：「這等易處了。」叫道：「裴九，孫潤原有妻未娶，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，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，消你之忿！」裴九老道：「老爺明斷，小人怎敢違逆？但恐徐雅不肯。」喬太守道：「我作了主，誰敢不肯！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。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。」裴九老忙即歸家，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。徐雅同女兒也喚到了。

喬太守看時，兩家男女卻也相貌端正，是個對兒。乃對徐雅道：「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，今已判為夫婦。我今作主，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。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，如有不伏者，定行重治。」徐雅見太守作主，怎敢不依，俱各甘伏。喬太守援筆判道：

弟代姊嫁，姑伴嫂眠。愛女愛子，情在理中。一雌一雄，變出意外。移乾柴近烈火，無怪其燃；以美玉配明珠，適獲其偶。孫氏子因姊而得婦，摟處子不用逾牆；劉氏女因嫂而得夫，懷吉士初非銜玉。相悅為婚，禮以義起。所厚者薄，事可權宜。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，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。奪人婦人亦奪其婦，兩家恩怨，總息風波。獨樂樂不若與人樂，三對夫妻，各諧魚水。人雖兌換，□六兩原只一斤；親是交門，五百年決非錯配。以愛及愛，伊父母自作冰人；非親是親，我官府權為月老。已經明斷，各赴良期。

喬太守寫畢，教押司當堂朗誦與眾人聽了。眾人無不心服，各各叩頭稱謝。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段，教三對夫妻披掛起來，喚三起樂人，三頂花花轎兒，擡了三位新人。新郎及父母，各自隨轎而出。此事鬧動杭州府，都說好個方便的太守，人人誦德，個個稱賢。自此各家完婚之後，都無說話。

李都管本欲唆孫寡婦、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，鵲蚌相持，自己漁人得利。不期太守不予處分，反作成了孫玉郎一段良緣。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，不以為醜。他心中甚是不樂。未及一年，喬太守又取劉璞、孫潤，都做了秀才，起送科舉。李都管自知慚愧，安身不牢，反躲避鄉居。後來劉璞、孫潤同榜登科，俱任京職，仕途有名，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。一門親眷，富貴非常。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。連李都管家宅反歸並於劉氏。刁鑽小人，亦何益哉！後人有詩，單道李都管為人不善，以為後戒。詩云：

為人忠厚為根本，何苦刁鑽欲害人！

不見古人卜居者，千金只為買鄉鄰。

又有一詩，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：

鴛鴦錯配本前緣，全賴風流太守賢。

錦被一床遮盡醜，喬公不枉叫青天。